

●校閱：郭廷以 ●訪問：王聿均 ●紀錄：謝文孫

莫紀彭先生 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4)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

校閱：郭廷以

訪問：王聿均

紀錄：謝文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4)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

校 閱／郭廷以

訪 問／王聿均

紀 錄／謝文孫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7822916・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電話：(02)7054251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定 價／精裝新台幣 350 元 平裝新台幣 3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裝) ISBN 957-671-524-5

(平裝) ISBN 957-671-525-3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前 言

莫紀彭先生，廣東東莞人，早歲奔走革命，參與組成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擔任籌餉工作。以後躬歷庚戌（一九一〇）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岡之役，暨同年十一月，廣東光復之役。民國成立，先生則與劉師復等倡導安那其主義，身體力行，始終無意仕途。民國十年，以私人情誼，襄佐陳炯明巡略廣西，掌函電筆札，並參與密笈。抗戰期間赴重慶，擔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編輯處長。近年息影台灣，撰寫回憶文字以自娛。文筆犀利而富感情，猶可見當年革命黨人之英雄本色。先生對於革命往事，同志行誼，與安那其運動等，皆曾撰文憶述。復於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五月至七月間，先後接受本所訪問七次，對陳炯明之身世、個性、思想、交遊、事功及孫陳破裂之來龍去脈，詳予追述，此等回憶文字，皆係從未發表者。由本所訪問人員初步紀錄整理，再經先生親筆修訂補充，足見先生之慎重將事，乃冀留存歷史之真象也。蓋從另一角度觀之，是非恩怨，成敗盛衰，有誠難言者。而先生對事之因果，既有透闢之分析，對人之情僞，尤能洞察。當其目睹同室操戈之悲劇，皆肇因於同志間之傾軋疑猜，相互激蕩，尤感傷心無奈，輒噓唏不能自己！

除此而外，先生又提供其未刊稿五種：一為回憶師復，二為趙伯先詩話，三為李援傳，四為扈從孫中山先生西遊武漢紀錄，五為先烈

林時埭詩鈔——附莫先生撰詩話及回憶語。又舊稿剪報三種，供抄錄副本：一爲從新寫一頁廣東光復史，二爲毀家報黨之三故事（上、中、下三篇），三爲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血戰筆記。以上八種皆作爲本書附錄。此外尚有歷史照片五種：一、師復先生手創之「民聲」，二、師復先生印贈之無政府主義傳播品，三、師復先生之遺墨，四、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解臨時大總統職，西遊武漢與扈從同志留影，五、陳競存先生遺像。

先生原配夫人爲李端女史，亦早期之革命同志。逝世後，繼娶王氏素貞，乃王和順之長女也。先生有三子，兩子現居美國，奉函迎養，先生乃於本年秋赴美一行，初抵紐約，攜琪、秀兩孫暨女孫可琴等同遊，並與兩子團聚。繼往金山大埠，訪晤昔年老友，曾函本所訪問人員，並示以其「新大陸吟草」詩兩首。其一云：「報國盟猶在，交情老愈香。可憐家萬里，回憶夢千場。旅食懷君惠，新亭有客狂。神州魚爛劫，揮淚問穹蒼。」（和伍士琨）。其二云：「同盟欣健在，晚節傲霜香。革命二三子，邯鄲夢一場。杯深留客醉，詩興與君狂。故國回頭望，蕭然鬢已蒼」（和黃一峰）。字裡行間流露無限興亡之慨、家國之思。函中又表示於返台後，將再與本所合作，就其所收藏之吳稚暉手蹟原始資料，與其個人對吳氏之認識與了解，撰寫回憶錄。惜乎此後與先生驟失聯繫。未能竟其功。

本所先就訪問筆錄暨附錄各件，依序編排竣事，約十餘萬言。爲便於查閱起見，另附製詳細目錄，列諸卷首，以備參考。

謝文孫
王聿均 謹識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錄

弁言	vii
前言	ix
照片	3
一、辛亥以前與陳炯明之交遊	5
二、陳炯明與王和順	9
三、余隨同陳炯明平定廣西之見聞	11
四、陳炯明之極盛時代	14
五、鄧鏗之被殺	16
六、孫陳之決裂	19
七、陳炯明與社會主義者之交往	26
八、致公黨之情形	28
九、日本人試圖運動陳炯明	29
十、陳炯明個性與身世	30

十一、陳炯明之事業夥伴——馬育航	34
十二、余與陳獨秀之交往	36
附錄：一、回憶師復	39
(一)從一輓聯說起	39
(二)暗殺時期	42
(三)中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第一人	53
(四)師復家庭與個人	69
附長古二首	78
二、趙伯先詩話	81
三、李援傳	91
四、扈從孫中山先生西遊武漢紀錄	107
五、先烈林時埭詩鈔 ——附莫先生撰詩話及回憶語	115
(以上均爲從未發表之文稿)	
六、從新寫一頁廣東光復史及其前後之關係	169
七、毀家報黨之三故事	177
八、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血戰筆記	195

訪問時間：自民國五十年五月至七月

訪問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莫宅

訪問次數：七次

校閱：郭廷以

訪問：王聿均

紀錄：謝文孫



莫紀彭先生攝於受訪時



莫紀彭先生與郭廷以先生進行訪談



莫紀彭先生（中）與主訪者王聿均（左）、謝文孫（右）

一、辛亥以前與陳炯明之交遊

余結識陳競存（炯明）先生在民國前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戊申春季，競存方就讀廣州法政學堂（按：是年七月競存以最優等畢業該學堂），朱執信則任學堂翻譯，蓋校中所聘日本教習多不諳華語也。執信屢屢提及有學生陳競存者品學兼優並且熱心國事，是以余心儀其人已久。競存寓廣州舊倉巷鴻來客棧。而廣州諮議局議員伍漢持（伍君與革命同志之往還，馮自由撰文述之。辛亥光復，伍爲香軍祕書。）亦開設醫院於此巷中，余每赴伍處，輒順道拜訪競存，漸相投契。競存身材修長，雙目炯炯有光，熱情好客，與人輒能一見如故，坦誠相談。余往把晤，常與之縱論時事，蓋競存已有強烈之革命思想也。余興盡辭出，競存必親送至門口，殷殷話別。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各地，廣東以濱海通洋，受國際影響尤深。競存之革命思想與其組正氣社等革命行動，實與當年一般青年志士初無二致也。唯競存復留意地方建設，倡辦海豐自治會，戒烟局，育嬰堂，縣倉等機構，畢業法政學堂後且籌辦《海豐自治報》，因此頗負鄉譽。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膺選諮議局議員，以後競存常憑藉其議員身份掩護革命同志。

競存奔走革命參加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躬歷廣州新軍與黃花岡諸役，俱已詳載於《陳競存先生年譜》與各種革命史乘之中，不必贅述。唯其間競存因困於經費拮据不能積極推動革命運動，乃與余計議

販賣「自由女」，此段風趣插曲，或未為眾人所知。一日，適余過鴻來旅館，競存告余曰：「海豐土豪某，擁巨貲，已納數妾，唯仍渴慕『自由女』（即受過新式教育，腳踏革履，手持洋傘之青年女子）之風姿，今願出資四千納寵，余等若能介紹成功，即可得此巨款，資助革命。」余允為物色人選。

適有劉女士鴻博（字守初，祖母係美國人，父閩人，母粵人。後適王和順，育四女二男，長女素真，為余此生伴侶），方開設「閩德女校」於羊城之西關。劉女士亦革命志士，賦性豪邁，有鬚眉風，嘗入某校攻讀，不數月即因鼓動風潮而遭開除，守初竟從此自行設立學校，自任校長，招收女學生，此閩德女校之淵源也。民前三年廣州患大浸，有各種慈善賑濟之組織，伍漢持醫師正在組織救護隊，劉守初在隊中任護士，余因得結識。某次又在伍宅開會，余即乘機以競存之計謀告訴守初，並請彼就其女弟子中挑選介紹，詎料守初竟慨然「毛遂自薦」，為謀籌得革命經費，守初竟願挺身下嫁海豐土豪。余喜出望外，急奔告競存，未幾，競存即與土豪約定時日，假廣州西濠口附近一酒樓雙方相親。競存為介紹人，余假扮守初之長兄，挈劉赴會。守初帶白種血統，英俊艷麗，如朝日芙蓉，又有女校校長之身份，土豪感極滿意，竟情急發問：「不知劉女士願意否？」守初則坦然矢口應曰：「一切唯兄長之命是聽。」於是雙方議定婚事。數日後余赴競存處商議如何能安全取得款項，並籌守初脫身之計。競存告余已收得四千聘金矣，原來土豪急不可耐，惟恐變卦，故已將聘金先行送來。於是余等不必再找麻煩，安全取得一筆為數甚巨之革命經費，從容離開廣州。

民國元年，競存出任廣東都督，余每往都督府教競存學習「世界語」（Esperanto）。一日，競存攜某縣長入室，為余引介，乃赫然當年受騙之海豐土豪也，彼猶欲重提往事，余嘲之曰：「四千元換一任縣太

爺，不亦樂乎？」至今回憶此事之始末，誠一鬧劇也。而當年同志爲革命犧牲，以余經歷有毀家報黨三故事。而今又平添賣身爲妾一幕巾幗英雄也。

自辛亥黃花岡一役後，優秀同志犧牲殆盡，倖免一死者則星散四方，蓋其時南方支部因胡氏兄弟之無能與猜忌，而無形解散，昔年支部同志，人自爲謀，憑藉其號召能力各樹一幟。余與競存，亦暫告分手。余再入廣州，由於徐宗漢之介紹得女同志莊漢翹之資助（宗漢自李姓夫婿早亡，不容於家翁，平日得張竹君之介紹，往南洋任教師，歸至香港，余於同盟會分會遇之，因余入廣州，給我三介函，一與其姊慕蘭，一與宋銘璜，又一與漢翹）於西城高第街聯勝里租得一小屋爲機關。其時庚戌新軍之役受嫌疑同志被斥退者，有徐維揚。亦流落廣州。經常到聯勝里會議謀連絡新軍。陳競存則更積極，彼鑒於正式起義，既無成功希望，乃轉而謀取暗殺手段，對付滿清鷹犬。遂加入劉師復、丁湘田、林冠慈等所組暗殺團，任實行委員。每有危險任務，同志均爭欲擔當，故採拈鬮方式決定人選，如負責謀炸李準之任務，爲林冠慈同志抽中，結果冠慈事未成而殉難。後來同志爲收葬紅花岡，在黃花岡之近鄰。

民國以還，對於陳競存之誣讟詬誶，亦多矣，個人恩怨好惡，佔成份居多。而各種批評之悖於史實者，莫甚於否定競存獻身革命之光榮歷史。按競存自讀書於廣州法政學校，其時朱執信爲翻譯講師，師生之相得益彰，可謂曠世而一遇，由執信介紹參加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共同擔任宣傳組長，並躬與辛亥黃花岡之役擔任選鋒隊長，皆爲不爭之事實；新軍之役，競存亦嘗以諮議局議員身份掩護革命行動，烈士倪映典於出發前之一刻自清水濠機關攜手槍兩支插於腰間。余與方楚囚及胡漢民之妹寧媛三人親送映典出腳門。由清水濠轉大東門至

競存寓處，（亦一革命機關）略為停步。時有陳耀寰又一羅某兩青年同志在坐，倪乃邀同赴燕塘召集新軍。二人為陸軍學堂學生，均海豐人，為競存之同鄉與同志也；至於競存參加暗殺團以拈鬮決定人選，若輩視死如歸之犧牲精神，豈又能輕易抹煞乎？



陳競存先生遺像

二、陳炯明與王和順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廣東黨人亟謀響應，余與何振、林君復積極活動駐香山前山軍隊之同時，陳競存與王和順方分途攻取惠州。王和順建軍名號曰惠軍，陳競存乃稱其所部曰循軍，因惠州古名循州也，競存用井字旗號，取古代井田之意，於此均可窺見其酸秀才性格與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一斑。競存此種個性與思想，容後一一枚舉。王和順所部多為當地綠林會黨，和順又非本地人，論實力與聲望，均不足與競存相抗，競存又約定惠州守軍管帶洪兆麟之內應，因此陸路提督秦秉直於九月十八日降，競存率鄧鏗等部入惠州。

此時陳、王雖各擁實力，尚能安然相處，且王夫人劉守初女士又與競存有革命之淵源，已如前述，固毫無決裂之理由也。民國元年競存代理粵督，王部副司令陸梅（惠州人）突發砲擊都督府，競存調兵彈壓，王部敗潰。（歷史遺恨，攻破王大本營為先鋒乃梁耀宗號春伯，此人與我『莞龍同志』關係極深，又聯勝里之經常茶飯客人也。）此事發生之際，王和順本人在香港，事先未必與聞，陸梅等或為索餉不遂而舉兵。事敗後，王和順挈劉守初東遊日本，王部士卒，則分散廣東各地。

民國十年粵軍援桂。王和順為廣西人，又於前數年鎮南關之役，稱革命都督者第一人，即在鎮南關召集舊部，自龍州出發，攻擊陸榮廷，王部進佔南寧，猶在粵軍之先。迨聞陳競存大軍將至，王即潛逃，